

楔子

羅之莉從沉睡中慢慢甦醒過來，全身都覺得輕飄飄的，意識依舊有些模糊，她搞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眼睛還未張開，但卻一直聽見耳邊有些聲音傳來——

「真的……死了嗎？」一個女人顫巍巍地問著。

「一動也不動，我想應該死了吧。」另一個女低音用毫不在乎的語氣冷哼著。

「接下來怎麼辦？」

「白癡，當然是裝害怕，然後叫獄警過來啊。」

接著是一陣混亂的聲音，除了聽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東西互相碰撞的乒乒乓乓聲之外，還有雜亂的腳步聲跟救護車的聲音……

羅之莉在混沌之中緩緩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卻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她試著動了動身體，發現自己似乎能夠行動，於是在黑暗中踏出步伐，但一個騰空，不穩的腳步讓她踉蹌了下。

好不容易穩住了步伐，她眨著眼，試著看清前方的路，眼前卻還是全然的黑，她再次試著踏出了一步，沒想到一道淡白色的光線隨著她的步伐落下而迸出。

她因不適光線而微眯了下眼，接著又聽見了一陣機器運作聲與交談聲，眼前的景物隨著她的步伐一步一步變得越來越清晰，然後她看見……她自己？

「OHCA。」一名身穿救護志工背心的男子大聲地告訴早就在急診室門口等待的護理人員，該患者在到院前已停止呼吸心跳，讓他們知道接下來該做何準備。

羅之莉呆愕地看著自己了無生氣地躺在擔架上，然後從救護車上被推下來，救護志工將擔架快速推入急診室內，而護理人員則是急忙地準備接手急救。

一名白袍醫生臉色嚴肅地快步奔來，然後開始為她進行急救。

「那是我……」她愣愣地回不過神，看著底下那張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但是卻比白紙還要蒼白而且毫無生命跡象的臉龐。

「是的，那是妳。」一道孩童般稚嫩的聲音乍現。

羅之莉嚇了一跳，連忙回頭查看卻什麼人也沒看到。

她從方才的錯愕中陷入茫然，不解現在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如果下面那個正被電擊搶救的女人是她，那她是誰？

彷彿聽見她內心的聲音，那個稚嫩聲音正經八百地回答她，「妳死了。」

「我死了？」她一愣，驚訝萬分。

那稚嫩聲音幾不可聞地低嘆了一聲，那抹幽微的低嘆虛無縹緲，讓她一度以為自己聽錯了，直到祂再度開口，她才確信自己的耳朵沒有問題。

「果然不聰明。」祂的口氣哀怨中還帶了點隱忍。

她默默無語了，她不過是才醒來，還搞不清楚現在是什麼狀況罷了，幹麼說她不聰明？

而且這個不見人影卻與她說話的孩子是誰？竟敢這樣說她！

「算了。」祂一改幽怨的口氣，振作了起來。

而她則是感到莫名其妙，美目四處梭巡，試圖找到這聲音的主人。

「妳還記得自己是怎麼死的嗎？」祂問著。

她恍若未聞，認真地搜查各處。

白袍醫生的身後，沒有。

各種醫療儀器的後頭，沒有。

白花花天花板，沒有。

嬌俏護理師的腳邊，沒有。

病床下，竟然還是沒有？

她滿臉疑惑之餘，莫名地開始有了鬥志，反正那凌空的步伐她已經踏得有些習慣了，走得又穩又快，完全不怕跌倒，於是她滿屋子裡亂竄亂瞧，一心想要找出這個出聲音的傢伙。

「喂喂喂！妳在幹麼？不要跑來跑去，我在跟妳說話，有沒有聽見啊？」祂不滿地大聲嚷嚷。

「有啊，可是你到底躲在哪裡？為什麼我看不見你？」她搔搔下巴，疑惑不已，接著又訝異地發現自己站到醫生和護理師面前，而他們居然完全看不見她。難道她真的死了？只剩一縷幽魂？

「我是靈魂，妳當然看不見我啊！」

祂氣呼呼的口氣，聽在她耳裡還真是奇妙又可愛得不得了。

「哦，可是我現在不也是靈魂嗎？那你為什麼看得見我？」她滿臉不解，繼續東張西望。

像是印證她的話那般，那白袍醫生停下急救的動作，確認了一下時間，開口做出死亡宣告。

「患者羅之莉，確認死亡時間為……」

她聽著醫生的話，確定了那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真的就是自己，確定了她真的死了。

世界在一瞬間陷入全然的寂靜之中，靜得連機器運作的聲音都不見了。

「我真的死了……」一時之間，她不可置信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我剛才就說過妳死了。」祂的口氣似乎有點無奈，但隨即又將話題轉回正軌，問道：「妳還沒回答我，到底記不記得自己是怎麼死的？」

腦海中的畫面開始像跑馬燈一般，一幕幕地躍入她的面前，先是兩個和她一樣穿著囚衣的女人一起動手將她的頭悶進被子裡，一開始她還不斷掙扎，然後漸漸的失去意識，四肢癱軟，一動不動。

畫面一閃，變成了她指使著幾個橫眉豎目，穿著黑西裝的男人綁架一個女人的情景，然後她看見那個她心儀的男人為救那個女人，朝她開了一槍。

她尖叫一聲，看見鮮血從另一個男人胸口迸開，瞬間在那白色的衣服上漾出一朵猩紅又觸目驚心的血花，是他替她擋下那一槍。

「齊飛！」她驚嚇地大叫出聲。

「想起來了？」祂的口氣裡總算有一絲絲的欣慰和滿意。

「齊飛……我害死了齊飛……」所有的往事全都湧上心頭，讓她的心一陣一陣地揪疼著，豆大的淚無法克制地直接從眼眶滑落臉頰。

「妳怎麼害死他的？」祂強迫地要她自己說出事情的始末。

她看見自己抱住齊飛，看著他那已經染紅的胸膛，忍不住驚泣哭嚎的畫面。他的生命力在她懷裡一點一滴的流逝，而她無能為力，甚至那還是她所造成的，她心痛得無法呼吸、無法思考，即將失去齊飛的強烈恐懼與打擊幾乎讓她的心無法承受。

警笛聲由遠而近，越來越大聲，讓原本打算再對著她開槍的男人猶豫了片刻，就是這個片刻，讓她在那黑色的槍管下暫時逃過了一命，但之後她被員警戴上了手銬，關進了牢裡。

人生中的每一個片段與畫面繼續在眼前閃現，她看得近乎恍惚，深深陷入回憶的漩渦中。

她喃喃地開口，「唐慕白……我用盡心機，可是他心裡為什麼始終沒有我，比起他那個未婚妻，我到底哪裡還不夠好……我不甘心，我只是不甘心，我只是想要他愛上我，所以才會派人綁架那個女人……我知道我不應該做這種事，但為什麼卻是別人替我承擔犯錯的代價？齊飛、齊飛他奮不顧身的保護我……嗚……我害死齊飛……我害死了齊飛。」

齊飛胸口上那朵鮮血染成的花將他的臉色襯得更加蒼白而無血色，他倒臥在她懷中的畫面再次跳到眼前，羅之莉忍不住大哭出聲。

雖然她說得零零落落，祂仍已經明白她完全記起生前的所有事情了。

她抽抽鼻子，抬手拭去那不斷掉落的眼淚，哽咽地說：「我這一輩子都在當別人感情裡的女配角，就算努力去爭也沒爭贏，最後還被自己愛的男人找人殺死……」她滿面淚痕的小臉上勾起一抹苦笑，繼續說道：「任性了一輩子，什麼想得到的都得不到，還害得一心愛著我的齊飛因我而死……我真的很後悔，可是後悔卻也來不及了……」

「既然妳覺得很後悔，那如果再給妳一次機會，讓妳的人生重來一次，妳會怎麼做？」祂問。

聞言，羅之莉一邊掉著止不住的眼淚，怔怔地想了想，然後堅定地開口道：「如果真的可以有再一次的機會，這一次我一定會改掉我任性的壞脾氣，我也一定不會再把時間浪費在其他男人身上，我會好好珍惜齊飛，給他我所有的愛。」

都是她的錯，追逐著那根本不愛她的人，反而讓真正重視她的人一再受傷，甚至失去性命，在齊飛死後才發現自己對他的感情又有什麼用，現在即使她想好好珍惜他、好好愛他也沒辦法了，如果真能有第二次機會她一定……

可惜人生根本沒有第二次機會，這一切終究只能是她的妄想而已，她苦澀地扯唇笑了。

「好，那就重來一次吧！」祂的聲音再次響起。

羅之莉還來不及反應，抬頭想問問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卻突然感覺到被人從屁股後面狠狠地用力一推，她措手不及，往前踉蹌了一步，尖叫出聲，「啊——」她整個人不斷地失速往下墜——

第一章

「明天開始會有人接替你的職位，你可以滾了。」齊飛沉著臉，目光冷冽地盯著站在他面前那西裝筆挺的男人。

男人低著頭，即便沒有對上齊飛那如刃的目光，卻還是被齊飛渾身散發出來的怒意與寒意給震懾得不敢輕易妄動，他努力站得挺直卻無法克制地背脊發涼，直冒冷汗。

齊飛身形頗長高大，一八八公分的身高讓他光是站在那裡就已經讓人壓力十足，更別說他全身上下那渾然天成、睥睨天下的氣勢。

他身上那一襲玄黑色調的合身手工西裝將他挺拔精壯的體格完美呈現，而他那張俊美的臉龐上近乎降至冰點的冷漠與嚴肅正宣告著他心中有多憤怒。

跟在齊飛身邊多年的封勝最是明白，通常齊飛越是生氣的時候，他的臉色就越是冰冷，他不必震怒大吼，光是那眼底散發出來的寒意就足以凍死人了。

此時此刻，月光樂園的醫療室內，溫度因為齊飛震怒的情緒，簡直堪比北極。

封勝看了眼那個已經被凍得肢體僵硬而無法動彈的男人，卻很難生出一絲同情。

這個冷汗直流，滿臉惶恐的男人是月光樂園的負責人——馬建明，而月光樂園則是霽天集團旗下眾多的產業之一。

齊飛是霽天集團現任執行總裁，難得來到樂園做一年一度的例行巡視，就讓他親眼看見樂園裡的高空遊樂器材故障，這樣的意外本來就已經是極大的錯失，受到集團懲處完全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然而馬建明比較倒楣的是，這種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的故障這麼剛好就在齊飛面前發生也就罷了，偏偏齊飛這輩子最在乎的女人——羅之莉又那麼剛好在那故障的遊樂器材上，甚至因此受到驚嚇而昏倒。

「總裁，請再給我一次機會……」馬建明顫巍巍地開口求饒。

「機會？要是遊客因為這樣的意外沒了性命，你也可以再給他一次重生的機會嗎？」齊飛面無表情，冷冷地質問。

馬建明緊張地搓著手，任由額際的冷汗滑落，因為他完全無法回答這個只有一個答案的問題。

封勝看了眼一旁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羅之莉，她的臉色蒼白，雙眸緊閉，天生就是美人胚子的她，此時此刻看起來更嬌弱得讓人心生憐惜，他的視線回到齊飛臉上，抿了抿薄唇。

封勝自問，要是他心愛的人受到這般的驚嚇，只怕他也沒辦法輕易原諒那個該負起責任的人。

驀地，一記驚聲尖叫劃破醫療室裡凝結的空氣。

「啊——」發出尖叫的是在病床上猛然驚醒的羅之莉。

原本就將神經繃得很緊的馬建明被這突如其來的驚叫聲嚇了好大一跳，整個人抖了抖。

而齊飛的目光則是立刻往病床上那張麗顏望去，看見已然清醒，瞪大了雙眸的羅之莉後，一顆因為她的昏迷而吊在空中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之莉？」他大步走向羅之莉，安撫地緊握住她的手，雙眸裡的冰冷完全褪去，

只剩滿滿的關心與擔憂。

甫清醒的羅之莉張大了嘴，滿臉的驚嚇，她的眸光裡充滿恐懼，大口喘著氣，呼吸怎麼都穩定不下來，腦袋完全無法運作，只能呆呆地回望齊飛那雙憂心忡忡的深邃黑眸。

「叫醫生過來。」齊飛當機立斷地對身側的封勝交代著，而他的眸光一秒也沒有離開過羅之莉的臉龐。

醫生早在羅之莉昏迷時就替她檢查過一次，確定她的身上沒有傷，基本上身體也沒有什麼問題，只是因為驚嚇而昏倒，只要醒來就沒事了。

但是現在見她這副驚嚇過度的模樣，封勝倒是可以理解齊飛的心情，於是他轉頭看向那個被齊飛冰凍在原地不敢亂動的馬建明。

馬建明一接收到封勝的視線，先是愣了一秒，接著才理解他的意思，連忙用力點頭，領了命令找醫生去。

「……齊飛？」羅之莉沒有焦距的目光總算凝聚，看清了眼前的男人。

「我在這裡。」他再一次將那白嫩小巧的手掌緊緊握入自己的掌心之中。

「我、我掉下來了，我好害怕……」她怔怔地看著他，沒頭沒尾地說著。

她其實想說的是，剛才有一個看不見人影，聲音像個小屁孩的傢伙好像推了她一把，然後她就開始往下掉，她看不見地面、看不見盡頭，只知道自己的身體不斷地往下墜，所以她感到很害怕。

她不知道自己往下掉了多久，只知道在她覺得自己差不多要被嚇到魂飛魄散的時候，感覺到一股力量將她一扯……然後……然後她一張開眼就看見齊飛了。

齊飛死在她懷中的畫面還在腦海裡盤旋，那股心痛到快要窒息的感覺還揮之不去，怎麼這一刻她卻又看見他了呢？

難道眼前的齊飛是她的夢？

還是她往下掉了那麼久總算掉進地獄，和齊飛重逢了？

不對不對，她承認自己確實是既任性又驕縱、自私又虛榮，為了得到心愛的人還不惜唆使黑道綁人，所以她下地獄是應該的，但是齊飛又不像她，齊飛溫柔體貼又善解人意，是全天下對她最好的男人，就算死了也應該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獄，所以如果這裡是地獄，那麼眼前的人一定不會是齊飛。

她陷入茫然，完全無法理解眼前的一切。

齊飛當然不會知道她現下腦袋裡所想的那一切，他的理解是她因為遊樂器材故障而卡在半空，她以為自己會掉下來，會因此而喪命，所以才說她感到害怕。

「不要怕，已經沒事了。」

他安撫她，低沉的聲音溫柔無比，奇異地竟然穩定了她驚懼的心情。

她的感官漸漸恢復，感覺到他厚實大掌的炙熱正溫暖地熨著她的冰冷，那真實的溫度讓她再次恍惚了心神。

「這裡是……天堂嗎？」齊飛死後能去的地方，在她的心裡就只有天堂了。

齊飛聞言先是一愣，隨即勾了下唇角道：「傻瓜，妳又沒死，這裡怎麼會是天堂。」

「我沒死？」她一臉呆愣的問著。

可是她明明聽見醫生宣告她死亡了，不是嗎？

「當然。」

「所以，那……」她還是有些搞不清楚狀況，不過如果她還活著，而他又在她的面前，那麼是不是代表……「你還活著？」

這個可能性讓她的心一熱，突地，她雙手捧住他的臉頰，水潤瑩亮的明眸直瞅住他，眸光乍驚乍喜。

「總裁活得好好的，妳沒事咒他做什麼！」封勝有些不爽地看著她，覺得她簡直莫名其妙。

聞言，羅之莉大叫一聲，「太好了！」

她狂喜地抱住齊飛，一雙手幾乎是用盡全身所有氣力緊緊摟住人高馬大的他，好像害怕萬一摟得不夠緊，他就會從她的眼前消失一樣。

齊飛被她這投懷送抱的舉動給搞得一頭霧水，但是見她恢復活力也讓他真正地鬆了口氣，於是他伸手回擁她，大掌輕撫她的背。

「我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她把小臉埋進他的頸間，聞著他身上那好聞的男性氣息，感受著那片胸膛的寬闊，從他身上傳來的體溫令她的心安定了下來。

雖然她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摔摔得她活了過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沒有死，完完整整地就在她的面前，真的太好了！

封勝斜睨著緊緊黏在齊飛身上的羅之莉，戲謔道：「妳確定妳想的是總裁？」

齊飛聞言，上一秒因她示好撒嬌而產生的好心情在瞬間全數被一抹淡淡的酸楚所取代。

其實封勝說的沒錯，她確定她口中想的那個人是他嗎？

他心裡很清楚，之莉一直都只把他當成哥哥，從未將他看待成一個男人，而且她今天邀約前來遊樂園陪伴她玩樂的人也不是他，而是另一個男人。

突地，一道男嗓出現在醫療室門口，不冷不熱，聽不清那語調裡究竟有多少關心——

「之莉，妳醒了？」

羅之莉聞聲望去。

門口的男人身形高挑，骨架偏細，相貌清秀，整個人看起來白淨秀氣，他那一頭微捲的棕色短髮是今年韓星最流行的一款，若要以時下的分類來看，他絕對是韓系美形男一枚。

他是唐慕白，她喜歡的那個男人……噢不，正確來說，應該是她前世瞎了眼才會喜歡的男人。

齊飛和封勝的目光也望了過去，門口除了唐慕白還有醫生和馬建明。

「總裁，醫生到了。」馬建明討好地率先報告。

「進來。」齊飛一面對羅之莉以外的人，臉色又恢復面無表情。

羅之莉的目光放在醫生身邊一起走進來的唐慕白身上，細細地打量著他。

以前覺得他長得好看，迷人得不得了，唇邊那抹若有似無的微笑很勾人，但是在經歷過一切，親眼看著他殺死齊飛，也親身經歷自己在獄中被受他指使的獄友弄

死之後，現在再看到他，竟覺得他臉上的微笑根本就是邪門。
齊飛留意到她的目光膠著在唐慕白的身上，心頭閃過一陣酸澀。

「羅小姐……」

醫生打算替羅之莉再做一次基本的檢查，雖然她昏倒時，他已經確認過她的狀況沒有大礙，但是霽天集團的齊飛不是他惹得起的人物，既然齊總裁要他再檢查一次，那他也只好從善如流，不過他才一開口，便被羅之莉打斷。

「你怎麼會在這裡？」她的目光依舊盯著唐慕白，問道。

唐慕白聞言一愣，疑惑地望著她。

他怎麼會在這裡？她這個問題問得好笑，他會在這裡不就是因为她硬要他陪她來遊樂園玩嗎？但現在她竟然問他，他怎麼會在這裡？

齊飛和封勝不解的目光也齊齊看向羅之莉。

羅之莉發現大家都看著她，而且還一臉困惑，她這才覺得怪異，於是她環顧了四周環境。

唔，這地方看起來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但是，是哪裡呢？

她咬著下唇，怎麼也想不起來。

最後她的視線投向齊飛，試探地問：「這裡是哪裡？」

齊飛濃眉微微一蹙，回道：「月光樂園。」

「妳忘記了嗎？是妳要我陪妳來玩的啊。」唐慕白提醒她。

「該不會是剛才妳被卡在半空中，嚇得腦袋不正常了吧？」封勝俊眉一挑，調侃道。

「月光樂園……」羅之莉垂首陷入思索，努力搜尋腦中記憶。

她確實曾經吵著要唐慕白陪她來月光樂園玩，不過那是一年前的事啊。

「難道是時光倒流？」她低喃，一臉的不可思議。

「什麼時光倒流？」唐慕白不解她在想些什麼，不過他也沒興趣瞭解，他拿出手機滑了下，確認時間之後，再次開口道：「之莉，既然妳沒事，那我送妳回家吧，我晚上還有其他事要處理。」

「我不要！」羅之莉回過神來，大聲拒絕，一臉的不願意。

唐慕白聞言，以為她的意思是她還不想回家，要他繼續陪著她，於是他秀氣的眉頭微微地皺了下，強自按下心頭那股不耐煩。

雖然他對羅之莉沒有好感，但是羅之莉是羅越科技集團的千金大小姐，他的公司往後有可能會有不少業務得靠羅越賞他飯吃，所以無論如何，羅之莉都不是他得罪得起的女人。

唐慕白耐著性子，好言好語地開口，「我早上就已經跟妳說過我晚上還有事，沒辦法陪妳。」

「誰要你陪我了，我說的不要，是指我不要你送我回家！」她拉住齊飛的手，一雙美眸瞪著唐慕白。

聞言，不只是唐慕白有些微愕地看著她，連齊飛和封勝也不禁對她投以驚訝的目

光。

「幹麼？我有說錯什麼嗎？」她環顧眾人，一臉莫名其妙。

羅之莉不懂大家幹麼拿那種目光望著她，不過不管了，她拉拉齊飛的大手，對他揚起一抹微笑，問道：「齊飛，我想要你送我回家，可以嗎？」

「當然可以。」齊飛瞧了眼那隻主動牽住他的小手，冷漠的黑眸在瞬間又變得柔軟，雖然他不知道她為何突然改了態度，但是不可否認，他是感到開心的。

「既然齊總裁能送之莉，那我還有事，就先離開了。」唐慕白雖然不解，但是也不再囉唆，只是微揚了下眉，便揮揮手道別。

羅之莉對著他假笑了下，就當是說再見了。

唐慕白見狀，心裡更加疑惑，明明羅之莉之前對他的態度還是緊迫盯人，黏到他幾乎想翻臉的地步，怎麼現在一醒來卻突然懶得理他了？

然而不只唐慕白，其實連齊飛和封勝也同感疑惑。

封勝坐在駕駛座上正在開車，坐在後座的齊飛在和霽天集團香港分公司的負責人通電話。

而羅之莉呢？

她在看齊飛。

齊飛和唐慕白是完全不同類型的男人，如果說唐慕白是時下流行的纖弱美形男，那齊飛就是那種不符合目前的潮流，但是不論放到哪個時代都完全符合帥哥標準的那種男人。

他不只長得好看，而且還很耐看，那對濃黑的眉毛和那雙有如黑曜石的烏瞳完美搭配，挺直的鼻梁下是略薄的唇，而從那張性感的唇瓣吐出的嗓音低沉醇厚，像極了大提琴的溫潤樂音，更有如深夜廣播那般迷人，西裝革履的他看起來既穩重又可靠。

羅之莉細細地看著眼前這個從不掩飾對她的感情的男人，不禁覺得以前的自己著實可笑，這樣的男人她不愛，竟然去愛一個心狠手辣而且還不愛她的男人，前世的她是鬼遮眼了吧？

一路上，封勝瞄了後視鏡不下十次，而這十次裡的每一次，無一例外的都是羅之莉雙眸緊盯著齊飛講電話的畫面。

半晌，齊飛總算掛斷通話，他轉頭看向那個目光黏在他臉上的女人，好笑地問：

「怎麼了？我臉上有東西？」

羅之莉粉唇微抵，一雙美眸凝著汪汪的淚水，搖了搖頭，目光依舊黏在他的臉上。雖然這真的很不可思議，可是她剛剛確認過日期，沒想到時間真的回到一年前，她剛剛認識唐慕白的那一個月。

從清醒之後，一直到現在的這一刻，即便齊飛真實的就坐在她的面前，她卻還是覺得這像是一場夢。

然而為了證明這不是夢，而是她真的重生，真的擁有再來一次的機會，她深吸一

口氣，小手使勁地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擰。

「啊！」她痛得大叫出聲。

「妳在幹什麼？」齊飛被她這無厘頭的行為嚇了一大跳，連忙拉開她那隻自虐的小手。

羅之莉反手握住他的手，開心地咧開大大的笑臉。

「我只是想確定一下是不是會痛。」而結果是她不小心捏得太狠，痛死了！不過，這也就表示一切都是真的，眼前的齊飛是真的，而她自己還活著也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她在作夢！

聞言，封勝從後視鏡裡瞄了她一眼，無言了。

她真的怪怪的，難道是她被吊在半空中十分鐘，腦充血之後傷到腦子了？

「妳那樣掐自己，怎麼可能不痛！」齊飛皺起濃眉，看著她白皙大腿上那片紅腫，忍住了想伸手替她輕撫疼痛的那股衝動。

「對啊，好痛。」她揉揉自己的腿，含笑望著他的美眸裡還凝著沒掉出眼眶的淚水。

齊飛無言，看她這麼奇怪的行為和反應，不禁懷疑醫生是否誤診，畢竟她從醒來之後的言行舉止實在變得有點奇怪。

「對不起。」羅之莉凝望著他，扁著嘴，輕輕地吐出了這句道歉。

齊飛微蹙了下眉頭，有些不解又有些好笑地瞅著她。

「妳捏的是妳自己，痛的也是妳自己，為什麼要跟我說對不起？」

羅之莉張嘴欲言，卻又在瞬間閉了嘴。

她道歉是因為她終於明白自己一直以來都太驕縱、太任性、太過恣意妄為，也太忽略身邊的他究竟對她有多好。

前世的她無視他對她的感情，輕忽他對她的關心，將他對她所有的好都視為理所當然的接受了，而且還毫不珍惜，所以她才想跟他說對不起，她知道自己錯得離譜。

雖然從清醒的那刻一直到現在，她依舊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重生，而且時光還回到剛認識唐慕白的那個時候，不過既然她已經回到了這個還沒鑄成大錯的時間點，那麼這一次她絕對不會再讓歷史重演！

可是這些話如果說出來，齊飛一定會以為她瘋了吧？

她忖了忖，然後用一臉我知道錯了的表情，說道：「我的意思是昨天沒接到你的電話，然後還忘記回電給你，對不起。」

上一世的她對齊飛真的很不上心，每次漏接了他的電話，明知他應該會期待她的回電，但是她總是不在第一時間回電，有時甚至還隔了好幾天才想起來自己應該要回電的事。

她記得有一次他問她，「為什麼看見未接來電也沒有回電？」

她很隨意地擺擺手，態度是明顯的不在乎，回道：「哦，一不小心就忘了，有重要的事嗎？」

那時，齊飛聽了她這麼說之後，也沒再多說什麼，就只是淡淡笑了下。

現在想起那時自己的回應和態度，羅之莉覺得應該再狠狠地捏自己一下，痛死也活該，因為她真的太傷齊飛的心了，根本就是個壞女人！

齊飛聞言一怔，她沒接到電話又忘記回電也不是第一回了，老實說，他早習以為常，他實在沒想到她會為了這件事情道歉。

但是為什麼要突然為這件事道歉？

他不解地望著她那一臉時而懊悔、時而眼眶含淚、時而又揚笑的複雜表情，心中對於醫生誤診的懷疑更深了。

也許他該考慮叫封勝現在就直接把車開到醫院，好讓他帶她去做一下腦部的精密檢查，雖然她沒有撞到頭，但他真的深深懷疑她傷到腦了。

羅之莉伸出雙手緊緊地握住齊飛的手，堅定地開口，「齊飛，我知道我以前很嬌氣，因為你、大哥和爹地，你們大家從小到大都寵著我、讓著我，所以我就一直認為你們對我好是應該的，老是對你們耍任性，一點都不懂得體貼你們，也不知道要珍惜你們對我的心意，可是現在我知道我自己錯了，我一定會改的！」

她說得一臉誠懇，但齊飛卻是聽得滿頭霧水，臉上除了困惑還是困惑。

而駕駛座上的封勝則是在聽完她這一席話之後，忍不住挑高了眉，一臉見鬼的表情從後視鏡裡瞥了眼羅之莉。

齊飛沉默半晌，目光看著她，開口喚道：「……之莉？」

「嗯？」

「妳……」他忍不住抬起手，摸了摸她的臉，又摸了摸她的額頭，謹慎小心地問：

「是不是有哪裡不舒服？」

羅之莉聞言，一臉迷惘。「我沒有不舒服啊，為什麼這麼問？」

齊飛沒有回答，默默思索著該如何回應較好，畢竟要他直接說她腦子疑似壞了，他怕她會傷心。

就在齊飛還在思索之際，封勝已經直接開口——

「妳確定沒有任何地方不舒服？例如腦子之類的。」